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50n2062

大明高僧傳

明　如惺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大明高僧傳敘
  - 1　譯經篇
    - 1　元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沙囉巴傳
  - 2　解義篇
    - 之一
      - 1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
      - 2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
      - 3　臨安上天竺沙門釋若訥傳
      - 4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
      - 5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
      - 6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
      - 7　杭州下竺寺沙門釋蒙潤傳
      - 8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真淨傳
      - 9　杭州慧因寺釋盤谷傳
      - 10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
      - 11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
      - 12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
      - 13　明州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
    - 之二
      - 1　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
      - 2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
      - 3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
      - 4　天台佛隴修禪寺沙門釋行可傳
      - 5　五臺山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
      - 6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
      - 7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
      - 8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
      - 9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
      - 10　五臺山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
      - 11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
      - 12　金陵天禧寺沙門釋志德傳
      - 13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

- 之三
  - 1 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爾傳
  - 2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
  - 3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
  - 4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慧日傳
  - 5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土璋傳
  - 6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
  - 7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
  - 8 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
  - 9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
  - 10 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
  - 11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啟傳
  - 12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
  - 13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
  - 14 蘇州華山沙門釋祖住傳
- 之四
  - 1 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
  - 2 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
  - 3 嘉興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
  - 4 天台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

3 習禪篇

- 之一
  - 1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
  - 2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
  - 3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宋杲傳
  - 4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
  - 5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
  - 6 潭州大溈山沙門釋法泰傳
  - 7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
  - 8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
  - 9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
  - 10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
  - 11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
  - 12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
  - 13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
  - 14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
  - 15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
  - 16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

- 之二
  - 1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
  - 2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
  - 3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
  - 4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
  - 5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
  - 6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
  - 7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
  - 8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
  - 9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
  - 10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
  - 11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
  - 12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
  - 13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
  - 14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
  - 15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
  - 16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
  - 17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
- 之三
  - 1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
  - 2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
  - 3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
  - 4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
  - 5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
  - 6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
  - 7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
  - 8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
  - 9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
  - 10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
  - 11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
  - 12 成都府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
  - 13 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
  - 14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
  - 15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
  - 16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
  - 17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
- 之四
  - 1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

    - 2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
    - 3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
    - 4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
    - 5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
    - 6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
    - 7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
    - 8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
    - 9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
    - 10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
    - 11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
    - 12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瑩傳
    - 13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
    - 14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
    - 15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
    - 16 臨安徑山沙門釋道冲傳
    - 17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2062

大明高僧傳敘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識

釋迦世尊自周昭王甲寅降生西竺成道涅槃。垂千餘載而至漢明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帝為首創白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興而僧徒漸盛。於是則有吳之康僧會晉之釋道安寶誌僧倜支遁無讖。神僧名釋靈軌芳踪遍於天下。微言道韻高論良謨盈於簡牘。作史者豈容已哉。故六朝廬山遠公唐宣律師宋贊寧輩乃修僧史及高僧傳。各若干卷。又達磨大師遙知震旦機熟。不遠數萬里而來。特授教外別傳之旨。六傳而至曹溪其道大振。載傳而至青原南岳馬祖石頭。其枝分榦布派溢源深。可謂魯一變而至於道矣。然後百丈出叢林備則。有開堂入室竪拂拈椎一千七百則葛藤蔓延寰宇。首以道原禪師學士楊大年附馬李遵勗輩作傳燈諸錄。各若干卷。入我　　國朝　成祖文皇帝於萬機之暇。乃於僧史傳燈錄間採諸靈異者。別曰神僧傳。又若干卷。於戲可謂盛典矣。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作史傳天下不肖者恥。今吾釋氏而有是書。則使天下沙門非惟不作師子身中蟲。而甚有見賢思齊。默契乎言表得免亡弟者。詎可量哉。然僧史始於漢明。傳燈遠遡七佛皆終於宋。惟神僧傳迄于元順而止　　明興　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國家之治超于三代。佛法之興盛于唐宋。獨僧史傳燈諸書尚寥寥無聞。良可歎也。然吾儕有力者不以為念。有志者無以為緣。而我　　國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於庚子校刻前代金湯編。今歲又緝　　國朝護法者以補其缺。間於史誌文集往往有諸名僧載焉。因隨喜錄之。自南宋迄今略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傳。以備後之修史者採摭。云爾。

大明萬曆丁巳仲夏吉旦書于嘉興楞嚴之般若堂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譯經篇第一(正傳一人附見二人)

元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沙囉巴傳一(剌溫卜迦囉思巴)

釋沙囉巴西國積寧人。總丱即依叅思巴帝師薙染。習諸部灌頂法。又從著栗赤上師學大小乘。時有剌溫卜　。善通焰曼德迦。密教為世

所稱。投之盡得其道。所以善吐番音說諸妙法兼解諸國文字。後因迦囉思巴帝師薦于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經。各若干部。其辭旨明辯。特賜大辯廣智之號。其時僧司雖盛而風紀寢弊。官吏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為僧害。世祖每論至此切憂之。乃選能者整維其失。故特授師為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帝親勞送之。既至江南盡削去煩苛務從寬大。故遐邇僧寺賴以安之。隨改統福廣。因師之氣正德莊嚴峻不倚。是以多忤同列。嘗自歎曰。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擾之耳。朝廷設官愈多。則天下之事愈煩。況釋教乎。今僧之苦無他。蓋官多事煩耳。所謂十羊九牧可勝言哉。遂建言以聞。得旨盡罷諸路總統。天下快焉。師即遁迹壟坻。築室種樹將欲終老。至大中復召至燕京。拜光祿大夫大司徒。皇太子諸王嘗問法要。詔給廩館於慶壽寺。所譯之經朝廷皆為刊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疾。賜鈔萬緡。勅太尉瀋王視醫藥謝却之。竟面佛端坐而化。帝悼之哀賜給葬。遣使馳驛送歸故里。建塔　　系曰。譯經之盛莫過於六朝盛唐鳩摩什實叉難陀輩。及入五代北宋則漸漸寢矣。況自康王渡江胡馬南飲。鑾輦馳遁淳熙之後。雖有一隙之暇。烏能於是哉。至元世祖而華夷一統。始復有譯經之命。入我　　國朝。洪武建元以來以三藏頗足摩滕不至故止是例。今於元史僅得此人。庶不虛此首科亦幾希矣。

解義篇第二之一(正傳三十九人附見九人)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釋淨真未詳姓氏。從松江興聖寺若平法師薙染習賢首宗。嘉熙三年遊浙江諸剎。因錢塘江壩毀江濤泛溢災民。師以偈呈安撫使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浪拍天遂投身於海三日而返。謂居民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毀矣。語訖復投於海。趙端明感其德具聞於朝。勅賜護國淨真法師。立祠於杭之會祠。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釋祖覺別號癡庵。嘉州楊氏子也。聰穎夙發獨嗜佛乘。精究賢首宗旨盡得其奧。後奉旨出住眉州之中巖。四方學者雲委川騖而至。日於開堂弗倦誨示。汲引後學曲盡慈悲。清涼一宗至師可為鼎盛矣。而於拈椎之外。古今書史諸子典謨無不該研。一覽成誦。嘗修北宋僧史併華嚴集解金剛經註水陸齋儀等。行世。

臨安上天竺沙門釋若訥傳三

釋若訥奉旨住上天竺。常領徒千人。大弘三觀十乘五重六即之道。其詞辯若瀉懸河。實為當世四依也。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竺寺欲禮大士。訥迎。高宗問曰。朕於大士合拜不合拜。訥對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高宗欣然致拜。又問歲修金光明懺其意為何。訥曰。昔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為懺法。令僧每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授訥右街僧錄。賜錢即修其道。次年四月八日召訥。領僧五十入內觀堂修護國金光明三昧。賜齋罷訥登座說法。上問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訥曰。有本者如是。高宗大悅進訥左街僧錄。號曰慧光法師。自是歲歲此日入內修舉佛事。賜絹帛五十疋。七年八月召訥入內賜齋說法稱旨恩寵隆渥加異。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釋了然號志涌。出家郡之白蓮寺。講演天台教觀二十餘年。精勵後學白業潛修。日惟一餐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雲中交戲空際忽然化為神人。從空而降謁師。且於衣袖出一書示曰。師七日後當行西歸。了然既寤知是往生之應。乃撾鼓集眾。登座說法遺囑後事。已而書偈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逸。即索浴更衣。命眾同聲誦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一眾皆聞天樂之音盈空。祥光燭於天表。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五(善榮)

釋了宣四明人。肄業於寶林。因慕南湖之盛投之。精究三觀十乘之旨。閱大藏教無不知其大義。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釋善榮為同志相善。凡所修進必偕榮掌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等經。宣亦為助。或遇西資會則施人手畫水墨觀音像。二人結誓往生。每說法則諄諄勸人皆求生安養。從之念佛者眾。一日宣詣榮之室默坐。榮故問之。對曰。我西歸有期矣難忘若道義。與若淨土重會也。榮曰。正所幸願。宣即集眾告別。命誦經念佛號。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正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帕裛之則異香噴人。傾城士庶來裛香涎愈滋。闍維舍利無算。宣入寂三年。榮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諷普賢行法經小彌陀經。令眾同助念佛。跏趺乃曰。我為赴宣公之約。言畢蛻然而化。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雲夢澤)

釋性澄字湛堂號越溪。紹興會稽孫氏子也。父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既覺日光猶照其榻遂生師。四歲常戲拈筆為佛像。授以佛經即能成誦若宿習焉。元至元丙子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石門謂。三世諸佛戒為根本乃教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止持作犯之義。乙酉依佛鑒銛公習天台教觀。謁雲夢澤法師於南竺普福。澤一見深加器重。歷居清班要職。因天台國清實台宗講寺後易為禪。乃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奏寺之建置顛末舊制之由。元世祖賜璽書復之。已而欲東渡鴨綠游高麗求天台遺書。聞其國有事遂寢。大德乙巳出住杭之東竺丁未吳越大旱師率眾說法禱雨格應歲饑民死無以斂。乃為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 遷南竺之演福。至治辛酉驛召入京。問道於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無量壽佛等經各若干卷。事竣辭歸特賜金襴衣。將行俄有旨即白蓮寺建水陸大無遮會。時丞相東平忠獻王請升座說法。事聞寵賚尤渥。賜號佛海大師。泰定甲子住上天竺九年。至順壬申六月朔忽撾鼓告眾曰。我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愧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攀。竟拂衣歸天竺之雲外齋。歲餘還越之佛果。篤志淨土修一心三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一日月旦眾以常儀問訊。師遽揖曰。老僧向非急於退步。一十二年幾在半途矣。今日則有明日恐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點視衣鉢用表無常。眾為念佛。止曰。佛須自念。明晨却送別。黎明眾集遂端坐而逝。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有四夏。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全身窆於清泰塔院。所著有金剛集註心經科注消災經註彌陀經句解及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世。

杭州下竺寺沙門釋蒙潤傳七(古源竹堂傳)

釋蒙潤字玉岡。嘉禾之海鹽人。姓顧。父敏隱君子也。母孫氏實古源清法師之甥女。母娠及誕俱感異夢。潤年十四依古源於郡之白蓮。方禮伽藍神土偶皆仆。一眾驚異。古源授經輒成誦。遂命從祥公祝髮進具。古源見其銳敏授以天台止觀金剛錍十不二門諸書。即能了大意。會古源歸寂乃事竹堂傳法師以卒其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遂得分座於南竺演福。湛堂澄公來蒞其席。潤居第一座。無何出世主海鹽之當湖德藏。夏講法華。眾嘗千指屠酤。為之易業。瑞應之迹不可勝紀。遷演福宗風益振。六年退院事。高臥於龍井風篁嶺之白蓮庵。專修念佛三昧。依者日眾。宣政院以下竺法席強起之。寺方災。惟普賢殿

巋然荊棘瓦礫中。因慨然謂眾曰。茲寺成於慈雲。今殿尚存則祖師之願力有在矣。乃為次第葺治而新之。昕夕演說無倦率眾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三穫。一日呼門弟子實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已而告曰。吾生緣殆盡茲惟其時驟稱佛號數百聲。泊然而化。潤生平力修晝夜無怠。嘗修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為期者七。修法華金光明大悲淨土。以七七日者不可以期數。故其潛德密行密證者有未易淺窺之也。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真淨傳八(無極度)

釋真淨字如庵。雲間華亭姚氏子也。母朱氏夢月自海昇墮於懷。覺而有娠。及誕時瑞光滿室。有異僧過指謂其母曰。此兒海月法師之再來也。九歲依化城寺明靜志法師。授法華經歷耳成誦。十六得度。博究諸乘夙慧頓發。乃以性學自許。首謁杭之廣福雲夢澤公。聞無極度法師化聲大振。遂造其室盡得其學。元大德間出住海鹽德藏。法嗣無極。其寺方圮。淨竭力扶樹。眾散復聚。田為豪門所奪復歸。不數年翕然成舊式也。至治遷松江超果。泰定乙丑元相脫驩舉住下竺。居七穫。講席不倦。闢寺前之徑高大其門。書佛國山以揭之。至順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告休。舉淨自代。先是淨因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自愈矣。叩以未來休咎。示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大樹之下。覺疾果差。竊疑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讖耶。及乎澄舉住上竺。至見寢堂西有大樹堂匾曰靜處。始悟夢之所示。由是殫心弘法。學者常數千指。元主慕其道。賜佛心弘辯之號及金紋紫伽黎衣。淨素簡重有古人風。舉止不妄言笑。夙興默課法華經。寒暑不輟。癸酉冬預告終期。乃命舟亟歸於受業。未幾示疾書偈而逝。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六夏。闍維得舌根頂骨不壞舍利五色。

杭州慧因寺釋盤谷傳九

釋盤谷號麗水。海鹽人。師貌不揚而志氣超邁。博覽經史性耽山水之樂。至元中遊五臺峨眉伏牛少室名山勝地。嘗云。足迹半天下。詩名滿世間。時附馬高麗瀋王聞師德望。具書聘講華嚴大意於杭之慧因寺。師展四無礙辯七眾傾伏。王大悅師聲價益重。後至松郡搆精舍。勤修淨業日課彌陀佛號。年七十餘無疾預告以時。端坐而寂。有游山詩集三卷行世。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大山恢。天岸齊。我庵無)

釋允若字季蘅號浮休因雲門之傍有若耶溪後又號若耶。郡之相里人。年九歲能通春秋大義。父母鍾愛之。稍長翛然有絕塵之趣。遂依雲門元和尚。十五祝髮為大僧。隨渡濤江。首謁大山恢法師於杭之興福。山授以天台四教儀金錍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一覽而知大旨。聞湛堂主南竺往依焉。凡法智所結立陰觀別理隨緣六即蛣蜣理毒性具等文靡不精究。至於思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於是湛堂甚器重之俾司賓客。元至治初湛堂奉詔入燕都校大藏。因奏若之行業錫以慈光圓照之號。即命出住昌源淨聖院。其院頗頹弊。乃力為經度。田蕪者闢之。室圮者葺之。三年遂成巨剎。湛堂復招之。徠歸命居第一座攝眾規範。泰定中復出主杭之興化。時與天岸濟我庵無玉庭罕三公。道望並峙湖上。世稱為錢塘四依。未幾退居越之雲門。又與斷江恩休耕逸。臨風吟咏不知夕陽在樹。世又稱為雲門三高。至正住越之圓通遷上竺。其山舊有纓絡泉涸久。若至持錫叩巖禱曰。苟吾緣在是泉當為我一來。不然則涸如故。言訖泉涌出淵冷漸盈。時戶部尚書貢師泰稱比慈雲之重榮檜。命之曰再來泉。復退隱雲門。築精舍專修法華三昧為暮年淨業。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眾欲擁若避去。若斥曰。難可苟免乎。吾對將至。待以酬之。眾遁若獨危坐。賊眾入其舍。若毅然不為屈。辭色俱厲。賊首知為有道者約退。一賊獨怒直前揮刃中之。白乳溢出於地。實元至正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賊退眾歸荼毘。舍利如菽無算。若平生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孟頫稱為僧中御史。得法弟子集慶友奎演福良謹延慶如瑩隆德法讓淨聖圓證等若干人。所著內外集黃溍為敘。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釋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臨海人。父哲明大經為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崇佛惟謹。才娠十月母一夕夢。梵僧振錫入堂內。覺而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時有江西瞿法師居越之報恩。實剡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才年十二乃挾冊從之。未幾為祝髮進具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澄於南竺。湛堂與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之命典客司。時玉岡潤法師居第一座。學者歸之如雲。才亦執經入室。雖至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者十年。凡山家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靡不臻其閫奧。玉岡歎曰。此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至此哉。一時儕輩如我庵無絕宗繼。皆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析教章。必推才為上首。玉岡出主海鹽德藏。命才分座講演。其辯若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稱之。泰定元年玉岡遷演福。宣政院請才

繼德藏。當是時湛堂聲譽喧播中外。眾意其必願為其弟子。及升座瓣香嗣玉岡。君子謂其知義。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三年補演福。元臣康里常咨決心要。先因寺燼於兵。才為次第新之建萬佛閣。其高一百三十尺有奇。才之為人凝重沈默觀行精勵。孜孜修進無斯須懈怠。接人以慈。誨人無倦。門弟子據猊座者百人。順帝特賜佛鑑圓照之號。一日忽覺頭目岑然即謂眾曰。吾緣盡矣。乃焚香面西端坐。高稱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眾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即索浴更衣為書以別相識。遂合掌而逝。輿龕荼毘。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二。舌根如紅蓮華。齒牙若珂貝。舍利滿地眾競取之一時俱盡。最後至者乃穴地尺許。求之亦有得者塔於寺南。閱世六十有八。座五十六夏。著述有妙玄文句止觀增治助文法華涅槃講義章安荊溪法智禮文詩偈等。並行於世。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二

釋善繼號絕宗。越之諸暨婁氏子也。母王氏夢神僧授白芙蕖遂妊。生即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能合掌和之。稍長從季父於山陰靈祕寺治春秋傳。因竊窺佛經乃喟然歎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況吾身如泡聚。官爵奚為哉。於元大德即請於父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數百人。而堪繼大法者惟子耳。當自愛勉之。會大山遷雲間之延慶。即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見便問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繼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顧所詮經旨何如耳。澄公喜溢顏色謂眾曰。法輪轉於他日將有望于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岡潤補其席。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住良渚。香嗣湛堂日講金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璘請主天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闡法華妙玄文句。又釋五章奧義。嘗示眾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意也。元季會天下大亂。遂東還華。徑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夜不輟。一日忽告眾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至正丁酉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荼毘舌根不壞。塔於靈祕之西。得法弟子有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璡車溪仁讓香積曇胄若干人。

明州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釋子文字宗周。四明象山人也。即北溪聞法師之上足。出主寶雲寺。淹博教觀律規甚嚴。常與人言則蹇訥若不出口。至於升座滔滔如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時講十六觀經。終即欲就座別眾入滅。或有啟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遽爾告寂耶。文曰。僧家要行便行。莫做俗漢伎倆為兒女計。而有後事。眾懇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即合掌稱西方四聖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闍維舍利燦然無數。異香襲人彌日而止。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大明高僧傳卷第二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解義第二之二(正傳十三人附見九人)

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釋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歲受業於華藏。刻意修習天台教觀於台之安國山及杭之天竺。後從淵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寺。力精教乘勤修禪定。燃膏繼晷旦夕無間。故學由志臻。表於叢席職躋眾右。四十祀矣名聞京師。詔嘉獎賜師號。每歲元日率眾修金光明懺祝釐君上。說法之外力事懺摩。與諸眾生掃除塵翳攝入善根。既老而彌勤。得其法者三人。曰居簡曰宗槩曰宗權。皆法門之龍象也。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二(舜田滿)

釋弘濟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氏。幼孤。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丱時駿發絕倫。滿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為大僧。日持四分律。蹔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而精研教乘以資行解。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於定中彷彿覩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涌。而了無留滯。元泰定元年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鼈之宅。元丞相脫驩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於上竺。命濟即海岸建水陸大齊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陀羅尼。帥眾遍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人稱神焉。天曆遷集慶顯慈二寺。適當歲儉退處別室。蘇人聘興大德萬壽寺。閱六寒暑寺告成。至正五年宣政請主會稽之圓通。居四載。還寶積專修念佛三昧。七年濟以年高八十。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濟堅臥不起。門人法航等進曰。和尚自為固善。其如斯道何。濟不得已遂強起受詔赴之。無何竟拂衣復歸舊隱。開清鏡閣以蟄焉。因楞嚴經諸註繁簡失當。將欲折衷其說為之疏解。俄疾作即召弟子。以唯心淨土之旨惓惓為勉間有未解其意。濟乃厲聲曰。生死難處生死難處。遂書偈而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閱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顏如生。眾以陶器葬里之蛾眉山松花塢。亦濟自卜 之所。嗣法弟子有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五人。所著有四教儀紀正天岸外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系曰。濟有大過人者三焉。內外書史過目則終身不忘一也。有高昌僧般若室利。學兼華梵世無敵者。請濟用高昌語譯小止觀。而頓見文彩煥發室利郝然自失二也。生平以流通教法為己任。凡講法華一百十會。而感天雨寶花繽紛者再三也。嗚呼人或有一不愧於生。濟備此三。可謂世之優曇也歟。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釋本無號我庵台州黃巖人。幼從方山寶禪師於瑞巖薙髮進具戒。次依寂照禪師於中天竺命司箋翰。寂照每深加錐箚亦有省處。後有舅氏。本習天台教。挽之更衣。見湛堂澄於演福精研教部。寂照惜其去遂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師後出世既為澄公法嗣。仍爇一香以報寂照。蓋不以跡異二其心也。寂照將入滅時師方主延慶。照乃遺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宗。餘無他說。師因奠寂照乃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膽裂。氷雪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師後晚年遷杭之上天竺最久。一日無疾端坐而蛻於白雲堂。謚曰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

天台佛隴修禪寺沙門釋行可傳四

釋行可號宜行。博綜台宗精修止觀。履踐確實悟理圓融。一夕因聽雨述偈曰。簷前滴滴甚分明。迷處眾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未詳其所終。

五臺山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迦羅斯巴)

釋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其先弘農人世官龍坻。父靜義為清水主簿遂家焉。師少孤。事母盡孝。性敏捷慧悟生知。而於古今墳典史籍無不精究。尤邃於理學。好古作善吟咏。然所稟敦朴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莫窺其涯涘。自受具後遍游講肆盡得賢首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其語言文字糟粕耳。豈能開人之慧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焉。故人稱曰松堂和尚。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陽白馬寺。學者川奔海會。聲譽日馳。成宗建萬聖寺于五臺。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時帝師迦羅斯巴薦之。成宗即鑄金印署為真覺國師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帝師齎旨起師。師辭曰。山僧荷蒙國恩居白馬寺亦過矣。何德敢主祐

國。越分以居不祥。不省而行不明。吾坐此二煩。為我辭。帝師曰。此上命也。上於是寺心亦勤且至矣。非師孰與。此係教門事。師善為之。於是不得已而行。既被命以來而大弘清涼之道。雖至老無怠。大德六年壬寅九月朔日示微疾。乃說法辭眾端坐而寂。年六十有二。闍維舍利數百粒塔于東臺之麓。嗣法有普寧之弘教普庵之幻堂。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栢林潭)

釋英辯號普覺。俗姓趙。垂髫為驅烏沙彌。弱冠受具戒。年二十有五得傳于栢林潭法師之學。未三穫出世於秦州景福寺。其道大震聲馳四表。摧伏異見樹正法幢。辯之資性真純如玉含璞。不加雕繪人愛重之。至於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為無佛世之佛也。每得襯幣悉以翊梵剎食僧伽施貧乏。元世祖聞其高風降旨旌異。至延祐元年六月庚戌無疾辭眾坐寂。煥異景於易簀之夕。標於迹於火葬之餘。塔於普覺寺之後。閱世六十有八。臘六十有一。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釋德謙號福元。姓楊氏。寧州定平人也。幼為勤策嗜誦佛書。稍長即游秦洛汴汝。逾河北齊魏燕趙之邦諮訪先德。初受般若於邠州寧公。習瑞應於原州忠公。受幽贊於好畤仙公。學圓覺於乾陵一公。究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頊公。聽楞嚴四分律疏於陽夏聞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義聲名遠聞。謙皆親熏炙之而必臻其道。後至京都受華嚴於大司徒萬安壇主。初詔居萬寧寺。遷崇恩前後十紀。道德簡于宸衷。流聲揚於海外未嘗以榮顯寵遇改其志。嘗曰。畦衣之士抗于世表。苟不愧于朝聞夕死。尚何慕焉。自以重居巨剎久佩恩榮。唯恬退為高尚。乃讓師席與弟子。自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明其明樂其樂。處世而遺世者也。元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示寂。帝賜鎡五十緡賻葬。勅有司備儀衛。旛幢音樂津送荼毘。獲舍利數十顆建塔于城之南隅。世壽五十有一。臘四十有三。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綽思吉)

釋達益巴未知何國人。少為芯芻事帝師。十有三年侍聽言論。陶熏滋久鬱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祕密部皆得乎理之所歸。帝師西還。送至臨洮命依綽思吉大士。十有九年聞所未聞。道益精萃。秦

人請居古佛寺。其六波羅蜜靡所不修。兼通賢首之教。於是名譽四表道重三朝。元武宗踐祚召問法要稱旨所賜雖厚辭不受。未久乞歸許之。將謀以終自許。俄而復召還京。大宣法化。帝親臨聽特賜弘法普濟三藏之號。命鑄金印及紫方袍以旌異之。勅王公大臣皆咨決心要。延祐五年八月十有六日無疾端坐而化。壽七十有三。帝命兩宮賜幣助葬。皇太子宰輔致奠勅有司衛送全身建塔。謚曰祐聖國師。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大德明)

釋妙文蔚州孫氏子也。九歲出家十八受具。已而遊學於雲朔燕趙之境。二十一抵京師。依大德明和尚學圓頓教。遂陸沈于眾十有一年。眾請出世。始赤服升猊座。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及乎閒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冲挹無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八住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故眾睦而寺治。廩有餘粟以賑饑民。薊人稱之。世祖召見顧謂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自爾教乘法席益盛。性相並驅僧俗溥濟。斯時海內講席紛紛方膠錮於名相凝滯於殊途。文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者融通於寂默之表。龍象蹴踏競駕一乘。年逾八十專修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預知時至誡諸弟子。高聲稱彌陀佛名面西趺坐。手結三昧印泊然而蛻。塔于平則門外。

五臺山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釋諱了性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謚為姓。少即好學聰叡天啟。初依安和尚薙髮登具戒。歷諸講席精究三藏。後遇真覺國師啟迪厥心。既而周遊關陝河洛襄漢。訪諸耆德從而學焉。如栢林潭關輔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其門領其玄旨。及歸復參真覺於壟坻乃曰。佛法司南其在茲矣。乃從真覺至五臺。未幾真覺化去。遂北遊燕薊晦迹魏闕之下。優游江海之上與世若將相忘。成宗徵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至大間太后剏寺臺山曰普寧。延居為第一代。師之為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俛仰媚悅於人。故足跡不入城隍不謁權貴。人或忌之。性聞嘗曰。予本以一介芯芻蒙天子處之以巨剎。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圖報國恩不暇。餘復何求。雖有臧倉毀孔之言。其如青蠅止棘樊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則納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時元世因尊寵西僧其徒眾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公。或頂赤毳峨冠岸然自倨。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為之致禮摳衣接足丐其按顱摩頂。謂之攝受。師惟長揖而已。顧謂眾

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為之屈。非諂則佞。吾自為道。於彼何求。識者高尚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于竹林之墟。謚曰弘教。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大林性)

釋寶嚴字士威。幻堂其號也。成紀康氏季子。因罹喪亂與弟同薙髮為僧。後參真覺得傳賢首宗旨而嗣其道為人淳朴無偽。方寸之地湛如止水。值真覺三坐道場。嚴與弟皆從而佐之。真覺入滅乃繼其席。無何奉詔住普安祐國二寺最久。而與大林性公表裏大弘清涼之教。至治二年七月入寂。世壽五十一。建塔于封谷之口。

金陵天禧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海聞法照禧)

釋志德號雲巖。山東東昌鎦氏子也。十二受經於順德開元寺海聞和尚。聞真定法照禧法師大弘慈恩宗旨於龍興寺。徑從之學而盡得其蘊。至元二十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所。務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選世祖召見賜宴并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剎。日講法華華嚴金剛唯識等疏三十一年。特賜佛光大師之號。每與七眾授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教無犯。至于然香然頂指為終身誓。居久盡出衣鉢新其殿廡樓閣。或歲儉乃煮糜食餓殍數萬人。建康流俗尚醪醴好結官吏。德獨以律繩自。徒眾謹飾出止。若互用常住物者誤一罰百。故犯者擯之。居天禧三十餘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則危坐達旦。以苦誦喪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座。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猶誦經不輟。頃之辭眾安坐而化。世壽八十八。龕留二十一日。顏貌紅潤如生。闍維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塔江寧張家山。學士趙孟頫為銘。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無念端)

釋普喜號吉祥。山東人也。身偉面黑而瘠脫類梵僧。早歲懇父母出家。父母責以無後為大。因娶育二子。已而始得為沙門。精究慈恩相宗研習唯識師地因明等論。元至元二十五年薛禪皇帝翔立江淮御講之所。普照居其一也。詔師主之。升座外日誦華嚴大經。以十卷為常課。而素與雲南端無念相善。端為唯識之巨魁。天下無出其右。每與師論辯理趣。或有少失師以正言救之。端亦為誠服而稱之。入滅荼毘舍利甚夥。其門人留其靈骨。貯以髹函奉藏二十餘年。始建塔于丹徒雩山。逮入塔之際啟視之。但見舍利霑綴函袱若

蜂屯蟻聚。觸之熠熠然也。鎮江之民多有圖像。隨處祠之。稱為吉祥佛云。
大明高僧傳卷第二

大明高僧傳卷第三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解義第二之三(正傳一十四人附見十四人)

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儞傳一(石室英竹屋淨)

釋祖儞字日章別號用拙。蘇州常熟張氏子。祝髮後東游四明。時我庵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後嗣法于竹屋淨法師。出世永定教寺。繼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而主教吳下垂五十年。洪武初預選高行。有　旨就天界寺說法　上數召入　禁中。奏對稱允加賜慈忍法師之號。後賜歸故里終焉。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二

釋行丕字大基。寧波鄞縣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應。蔚為時之名僧。初由天台佛隴。昇主寶陀。匡眾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叢席。洪武庚戌春正明部使者[章*(干/ 貝)] 州劉君承直與師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清淨境也。蓋為亭。師乃建清淨境亭于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學士宋景濂為記。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三

釋原真號用藏。松江上海朱氏子也。出家受具興聖寺傳天台教觀。戒行高潔博極群書。精修法華彌陀懺法。暇則書法華諸經。隨緣演說禪坐達旦。洪武乙丑微疾。索浴書偈告眾曰。四十二年。無作無修。有生有滅。大海一漚。真歸無歸。心空淨遊。趺坐泊然而終。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四(栢子庭)

釋慧日號東溟。天台賈氏子。即宋相賈似道之諸孫。及似道責戍師尚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數年落髮受具戒。年二十二聞栢子庭講台教於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曰。投丸於峻坂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其大昌乎。自是師之學沈浸醲郁而名重一時矣。一旦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凝者白粥粲然。師臥地食之。既覺言于子庭。庭為解曰。竹與粥同音。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乎。於是渡錢塘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

所處房頗卑濕。乃作詩風之。竹屋見詩謂眾曰。此子不凡。異日當主茲山。不可以小年易之也。故乃遇如賓友。無何命典客寮尋掌僧籍。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器師延居後堂。年餘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福。歷三穪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告成王濬為之記。四年遷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併金襴衣以徵之。十六年退隱于會稽巖壑間。人無識者。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得之力請還山。凡兩住上竺二十五年。至我　　皇明太祖洪武二年　　詔赴蔣山佛會。命禮部給饌。明日召見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魚貫。惟師臘最高朱顏白眉班居前列　　上親問昇濟沈冥之道。師備奏稱旨　太祖顧謂僧眾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游沈薶歲月。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與。何不研窮其義。今有不通者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召見　　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嘗與別峯同法師金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從廢　　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即開山說法。五年孟春復於鍾山建水陸大齊。命師說毘尼戒　　太祖親率百僚臨聽。事竣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眾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於人間世殆不遠乎。後四日趺坐合爪而寂。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峯妙應塔院。師生軀幹脩偉。眉長寸餘。目睛閃閃射人。而人無老少見師入城。咸呼曰。我白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花以散其上。師面嚴冷言不妄發。嘗對王公大臣未出一軟媚語。至於誘引後學其辭色溫如春曦。故人多悅從其學。嗣法有思濟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秀景梵等若干人。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土璋傳五(天心瑩絕宗繼)

釋士璋字原璞。郡之海寧王氏子也。生即伏犀貫頂。目炯炯黑如點漆。幼即羶葷弗御。父母或陰試之輒嘔不止。喜讀佛書。隣有寺僧。請其父曰。此釋氏種也。盍乞師我。父怒曰。吾兒如芬陀花。非若倫也。遂捨入傳法寺受五戒。時翰林侍制柳貫嘗憩寺舍。愛師乃授以經史。親為敷繹奧義。師聞迎刃即解。年十九薙髮為大僧。我菴無法師主上天竺。師將擔簦趨侍。忽夢遊寶所。有大菩薩教其胡跪作禮口宣懺文。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果見我庵刮目視之。凡天台教觀一家章義以次授師。而志慮專一力學無怠至忘寢食。我庵陰鑒其勤常以遠大期之。時有天心瑩素亢不服人。故世稱義虎。亦豔師行約共燈火。日與磨切詰難極於毫芒。眾曰雙璧。久之我庵化去。東溟日公補其席陶冶學者。選師為開科。命知賓客繼

領懺摩事。元至正十三年受命住持棲真。而寺與南竺演福二剎相隣。時有大用才絕宗繼二老居之。師尤以學未足日往扣焉。凡教觀之奧偏圓本跡之微一一無不條析。所以嘗對眾歎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固非獨善所能究盡。使吾自畫而不進。其能免於孤陋之誚乎。二十年移主旌德。元季天下兵戈大亂。人咸計自藏。師獨專心寺事。不以世難自易厥志。其彰善癉惡風彩為之改觀。日納淨眾講演經疏。時無虛晷。至我　　皇明洪武集慶虛席。郡守李公請就提唱教乘。未幾中書被旨。俾浙之東西五府名剎住持咸集京師。共甓天界立善世院。以統僧眾同監董其役。諸方耆德皆莫知所為。師獨出方略具有條敘。時十萬之眾咸倣法之。是年六月既望預知時至。召弟子囑以後事。至十七日安然坐蛻。壽四十六。臘二十八。闍維其弟子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函其骨。建塔于龍井辯才法師塔南。師之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而不狥流俗。每徵諸剎而樹徒植黨者皆為怨府。師乃誓不薙畜弟子。學者謁欲依附 。必勵言拒之。不妄錄一人。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六

釋如玘字具菴別號太璞。得法于文明海慧繼絕宗公。師學冠群英才逸三教。非但十乘三觀九經七史。凡世間所有名言祕典無不博綜。我　　太祖高皇帝賜旨命住天界。日與諸耆德闡揚教乘以備召問。命同宗泐訂釋心經楞伽金剛。奉　　旨頒行天下。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七(春谷。古懷肇。繼江恩。晦機天岸濟。古林茂)

釋大同字一雲。別峯其別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妊師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笑曰。吾兒得非再來者乎。師幼俊爽讀書輒會玄奧。初習辭章翩翩大有可觀。於是父以纘承家學屬之。母獨歎曰。是子般若種也。詎俾纏溺塵勞乎。遂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郡之景德。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麁執。但益多聞縛於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庶為吾宗之幸。於是命出錢塘見晦機熙禪師。見其揮麈之間師之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晦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峯法道之盛往參。便有終焉之意。中峰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

量足以張之。毋久滯此。特書偈讚清涼像付以遣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為禪又孰為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峯之意。谷隨命分座講雜華經。時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某憐春谷臘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訓後學。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哉。明公固愛我。使我陷於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元延祐初出主蕭山淨土寺。次遷景德。至元被命住嘉禾之東塔。隨改寶林。然寶林本清涼國師肄業之地。人咸榮師。師亦高臥不赴。於是郡邑交疏延請再至。始投袂而起。乃倣終南草堂故事。闢幽舍招徠俊乂。故天下學者莫不擔簦躡[尸@憍]集其輪下。至正初賜佛心慈濟妙辯之號併金襴僧伽衣。元臣忠介泰不華守越苦旱。力請師禱。師爇臂香於玄度塔下雨即大澍。元季天下大亂寺災。師奮然謀復新之。至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召師入見武樓。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禁中。事竣賜內庫白金數鎰并珍物榮其歸。師生神宇超邁伏犀貫頂。身修偉玉立而美談吐。如坐王公貴人有排難教門者。則法輪滾滾。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亦不少挫其氣。有以危法加之弗少顧。惟誦華嚴經為常課。而已不移日其人自斃。師每扶植他宗毫無猜忌。如斷江恩少林之學者乃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台教之徒也。挽之住圓通。師遊閩。時古林茂主福建之保寧。而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將愬之於公府。師偶遇旅邸。乃設豐食從容餉之謂曰。吾固不識古林。聞其為禪林名德。若輩將不利之。君子以若輩為何如人。不若且止。否則恐自罹大咎。事遂寢。師性至孝恨蚤喪父。每至忌日必流涕不已。養母純至。非惟順色涼溫而已。必使心餐道味。及亡蒸嘗無闕。且求名儒撰行實樹石於墓側。師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季春十日登座說法。辭眾歸方丈端坐而化。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有五。闍維徵異甚多。建塔于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寶林類編各若干卷。嗣法弟子妙心之大衍皐亭之善現高麗之若蘭景德之仁靜姜山之明善延壽之師顗南塔之國琛福城之大慧景福之性澄妙相之道爾法雲之道悅淨土之梵翱寶林之日益等。

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八(靜庵鎮)

釋紹宗別號遂初。上海陳氏子。年十三父母捨入里之安國寺。得法於靜庵鎮法師。天資穎悟戒行精嚴。初出說法於杭之長慶寺。大展玄風緇素嚮化。次遷吳興慈感寺。時金陵長干守仁法師延居第一座。一眾傾伏。洪武癸酉應召有事廬山。奏對稱　　旨賜金縷僧伽

黎。擢右講經。無何陞右善世。丁丑正月五日示微疾端坐而化
上聞勅遣中使致祭。荼毘日送者數千人徒眾奉收舍利遺骨塔于安國寺。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九(東源)

釋居敬字心淵別號蘭雪。學通內外善屬文精嚴律部。禮金陵大報恩寺一雨和尚職知客。後參杭州集慶寺東源法師。於懺摩堂居第一座。從而講周易。永樂初奉。
詔校大藏經預修會典。已而住持上海廣福講寺。遷松江普照大開法席一十三載。建大雄殿海月堂三解脫門。廊廡重軒精舍香積煥然新之。七眾瞻仰道風大扇。

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十

釋普智字無礙別號一枝叟。浙江臨平褚氏子。出家於錢塘龍井寺。依東溟日法師授天台性具之學。優於講說。歷四大道場門風大振。晚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遂為終老專修淨業寒暑不輟。永樂戊子正月二日微疾。會眾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嘗集註阿彌陀經一卷。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啟傳十一

釋善啟字東白別號曉菴。姑蘇長洲楊氏子。世為宦族。甫能言即通釋典如舊熟。父母異之。知是法器捨入永茂院出家。無幾薙染受具。屏跡龍山研窮大藏。百氏諸史無不精究。永樂戊子出世郡之延慶寺。明年應召纂修永樂大典併校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一時名人若沈民望王汝玉錢原溥輩皆為方外交。或辯儒釋之異。師曰。無論聖人理同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吾儕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皆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正統癸亥示寂。塔於龍山。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十二

釋應能偽姓楊氏。實建文君也　　太祖之嫡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炆。生時頂顱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　　太祖命詠新月詩。太子吟云昨日嚴陵失釣鉤。誰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洲。太孫吟云。誰將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　太祖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於急難方開。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年二十有三。明年改元建文。召方孝孺為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官禮。變更　太祖舊制。於是諸王多不遜服。乃曲加恩禮。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命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遂逼燕起靖難師。南討黃齊。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　帝縱火焚宮。啟　太祖遺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剃刀袈裟緇服。遂削髮自御溝出遁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雲南復閩入廣西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年。陞座演法歸者甚眾。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居一蕭寺。衲子雲集師為隨緣開示。一眾歡然。久之至思恩州。立于當道值知州出。從者呵之。師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於朝賜號老佛。命驛送至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　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審之。師見亮即呼曰。汝非吳亮耶。曰不是。師曰。我昔御便殿。曾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慟。已而取入西內供養。竟卒於宮中　系曰。建文君既繼大統之二。應與賢佐之臣兢兢格守　太祖之成法而補其未逮。則　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烏有靖難兵破金川門哉。為其一旦誤用方黃輩。講周官行井田。變更舊制威逼親王　文皇烏能坐視大寶隳於侏儒而束手待縛耶。今數百年國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誠賴靖難之一旅耳。建文事弇山集深言其既罹難必無出家之理。既出家必無還宮之事。楊應能牒是冒之也。斯據國朝典故皇明通載及憲章錄思恩誌等說錄之。固於僧傳是不可缺。君子詳焉。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十三

釋圓鏡汾州臨縣人。早歲出家游心賢首講肆。得悟諸經密旨。常遊平陽府隰州妙樓山石室寺。隨緣為眾說法。一日至北門瓦窑坡。土鑿搆一菴。如龕燕默其中。忽囑其徒曰吾將歸矣。眾請其期。曰來日耳。晨興沐浴更三衣。焚香趺坐說偈而逝。

蘇州華山沙門釋祖住傳十四(大章)

釋祖住字幻依麓亭其號也。丹徒人。姓楊氏。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覺而誕師。少沈密不貪世緣。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入龍

蟠山。依朝陽和尚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十七薙染十九受具。通曉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真際。遂擔簦游少室。依大章和尚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後所得二師印可。次游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清涼宗旨。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水陸無遮會。至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犍槌之暇即入眾作務。事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與焉。妙峯承印二禪衲亦居座下。自是道價鬱跂叢林傾挹。師智崇禮卑如常不輕。提獎唱誘孜孜不倦。所至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說法。人怪問之。對曰。吾乃法冠而乃境觀。忽不見。萬曆甲申憩錫蘇之蓮華峯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語眾曰。二十二日不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僧不得曲狥人情。至日晨起沐浴。跏趺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強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曰。今年六十六。不知做甚麼。咦諸人著眼。看這箇消息。佛祖到來也。用他不著。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奉全身三日。顏色自若生。荼毘斂遺骨塔於蓮華峯之陰。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大明高僧傳卷第三

大明高僧傳卷第四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解義篇第二之四(正傳四人附見六人)

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一(大光)

釋明龍淮南宿遷姚氏子也。俗諱東陽。嘗補邑庠諸生。居常好修嗜內典。二十年不問家人產。雅從善知識遊隆慶改元。澹然為居士。而北探諸名勝巨剎訪有道耆德。寓清苑越三寒暑。登銀山法華寺從大光和尚祝髮進具。尋居羊山秀峯庵。名德日起。鶉衣一衲不裨不襦不履諸陵。中貴人多檀施弗之顧安七十二眾期千日。親為說法闡三教宗旨。時休寧汪司馬道昆奉。
詔行邊。道出諸陵期督府法華寺。聞師高德乃趣。一沙彌逆至。見師敞衲曾不掩[髆- 甫+一] 祁寒無所侵。汪與督府避席禮之。携入洞中。坐石床與語。師略舉西來意。督府灑然信服。汪問千日畢能作常住乎。曰無常無住。明日辭歸。越旬有五日立春。羊山放光五色。又越七日除夕集眾告曰。元年元日吾當行矣。汝等識字者用耳聞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務禪定智慧務濟物普心。即此是佛慎弗他求。汝等勉之。除夜既半命弟子視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師曰。未也。日午乃行。元日羊山復放五色光如嚮。至日中師辭眾坐化。越七日閣維復放光如嚮。大眾與諸中貴人望光對師羅拜曰。佛耶佛耶。願以此光普照下土。已而舍利纍然。督府治塔藏之。汪公為之銘。賞萬曆元年正月也。

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二

釋真節號素庵。襄陽人也。少為郡弟子。忽宿根內萌即辭割親愛。禮明休和尚祝髮。既而北遊京師。遍參講席。居秀法師座下饜餐法喜深得賢首之印。師之學富內外。諸方每以龍象推之。久之負錫南還金陵。出主攝山棲霞。眾逾三百教備五乘。據師子座撾大法鼓三十餘年。檀施之餘拓地為廬。時殷宗伯得琅琊大士像。五臺陸公亦鑄金像。悉歸師供奉。羅參知署曰圓通精舍。句曲李石麓學士盟為方外交。師闡大法不以期限。嘗講法華經至多寶塔品。空忽現寶塔于座前一如經言。四眾跂觀灑然希覯。中使張某奉　　慈聖皇太后命至同覩聖瑞。乃出尚方金縷僧伽黎衣一襲。宣　　慈旨賜之。即於講堂之西建一浮屠以徵神化。汪道昆記其事。

嘉興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三(百川海妙峯覺)

釋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州烏程周氏子也。師生即頴異岐然不凡。髫時隨父入西資道場。遂指壁間畫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師慨然曰。吾願為是矣。於是力求出家。父母不聽。至年十三始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僧真祥習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向上事乃首參百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屩遍遊叢席。匍匐叩請備歷艱辛。自念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懇觀音大士祈值明師。道經中竺。聞萬松說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事。對曰。欲叩普門求良導耳。松竪一指曰。且去禮大士却來相見。師泫然再拜求決生死大事。松曰。子欲脫生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聞罔然。依受具足戒。自爾朝參夕叩久無所入。松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於是苦心研究。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恍然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經內本無經。覿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寒冬臘月冷如氷。松頷之囑曰。汝既悟教乘。異日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藉此可明。松住徑山。師為眾負米採薪不憚勞苦。偶行林麓間有虎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嘗閱棗伯合論至十地品。中宵隱几而坐。夢遊兜羅綿世界。登座闡華嚴奧旨。至于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已來無。今日何曾有。一毛頭上現。虛空笑開口。咄一咄下座。寤白松。松撫之曰。此聖力之冥被耳。非惟吾道之將行。清涼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懸鐺守塔三載。聞佛慧祇園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園亦默識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師名。師遂掛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慧咫尺之間。故晨則持鉢。午則聽講。夕則與同參十餘人敷其義趣。於是眾日漸益香積不繼。師陰禱于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有緣。神其無恪訶護。移時有外道自雲間來施米百石。自是報先之盛過于佛慧。開堂之日祇園命侍僧奉以衣拂。而謝還之。瓣香為萬松拈出。已而孑身復徑山凌霄峯。為礙膺未破又力參三年。一夕初夜趺坐。豁爾心境冥會疑滯氷釋。乃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雲嶽高岑棲隱處。無言杲日普皆同。趨禮萬松塔曰。老漢不我欺也。自此道譽益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無虛日。開堂靈隱。門庭嚴峻無賴。僧徹空天然輩睨視不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日事白天然坐誣遁。餘黨笞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化者不可勝紀。台郡教乘之被實師始也闡玄談于大中菴。三日菴災。獨師之丈室巋然無恙。講圓覺疏鈔于法海。地產白蓮華。紫芝生於廁。五臺居士因匾其堂曰涌蓮。師居東禪夜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乘空而去。獅忽化為童子。師故問曰。爾方獅今童耶。試開口。童子啟頰口如丹硃。師撫其背曰。爾

猶獅也。童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踊入咽。師驚覺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數月五臺陸公率眾命講華嚴大鈔。眾常千指妙峯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遙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道。以師闡賢首未諳台衡故。質六即蛄蜣之義。師曰。天台六即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則十界皆名字。我證究竟則十界皆究竟。若我蛄蜣十界皆蛄蜣也。非蛄蜣上別有六即。覺曰。不然。天台六即不論世出世間有情無情。物物皆具隨舉一法六即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觀彼優劣哉。師曰。聖人設教誠為汲引迷塗。若云隨舉一法六即在焉是為惟談世諦成於戲論。學人何有哉。前五即置所弗論。如云究竟一究竟則一切皆究竟。如金出鑛。似璧離璞。是故如來初成正覺觀於九界。一切眾生同時成佛。非惟九界正報。全體遮那則九界依報無非寂光。所以歎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乃因妄想不自證得。豈非以我成佛觀彼皆成佛也。果如子言。其究竟蛄蜣永無成佛日矣。一切眾生而無一人發菩提心。所謂十法界都為一隊無孔鐵鎚。若言究竟蛄蜣容有成佛。如來何日復迷而作眾生金重為鑛其失孰大。覺曰。究竟蛄蜣非是說也。以其心體本具故曰理即。色相已成方稱究竟。一界既爾。界界總然。當界而論。六即自備。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難耶。師笑曰。子去做一個究竟蛄蜣也。聞者無不高其論。吳俗尚崇事玄武。比丘亦有披僧伽衣而禮者。師見故逆而問曰。汝奚為而來。曰禮祖師也。師叱曰。汝身為比丘心實外道。其玄武北方一水神耳。教中所謂毘娑門天王是也。彼以神力為佛外護。稱其為祖師。乃披七佛衣拜之。不亦謬且倒乎。遂毀其像易事達磨之像。謂其僧曰。此爾祖師也。凡所過名蘭精舍有事玄武三官盡去之。俾學人專心正道。其護教概如此也。師為人脩幹孤高性度剛毅。以傳法為已任。故禍患不避其身而欣慼不形乎色。至于登座則慈雲靄然。七眾無不渥其沛澤。白椎則三千炳著八萬森嚴。室中雖不橫施棒喝。聞毒鼓而心死者眾矣。萬曆丁亥秋告眾曰。吾為汝等轉首楞嚴法輪作再後開示。無復為汝更轉也。冬示疾。尤諄諄囑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後二日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臘四十有六。荼毘塔于徑山。

天台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四(寶珠荊山月溪)

釋真清。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也。生而穎異脩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為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之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參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

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棲隱于下天竺。時內臣張公永慕珠道行。密奏　　張太后賜紫色僧伽黎衣以徵其德。珠忽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聞吾擊磬聲。當啟戶。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既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於吉祥。豔師乃率眾延唱臨濟宗旨。眾扣師室。師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即真空亦為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為聲名之境。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忉怛勉之。眾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覩之高風誅茆其塔前三年。有荊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毘陵永慶。互以楞嚴參究。荊山歎曰。某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于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公荊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古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為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乘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攀蘿而至者戶外之履常滿。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香薰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蓋師日勤五悔。密持梵網心地品及十六觀經為常課是亦精誠之所感耳。嘗示眾曰。大乘八萬小乘三千實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輕蔑律儀惟恃見解。遂令後學不遵佛制輒犯規繩。本自無愆誤造深罪。饒他才過七步辯若懸河。不免識墮鐵城。終未解脫。汝等勉之。萬曆丁亥八月蒙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賜金紋紫方袍以寵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內艱。請師就永明禪室闡妙宗鈔。百日為期。時台郡王理邢某親登雲嶠而設供焉。戊子歲儉群盜蜂起。相戒無敢入師之室。[橘- 矛+隹] 李五臺居士陸光祖虛芙蓉之席見招。辭不赴忽謂眾曰。桃源之慈雲實懶融四世孫為開山。唐天寶賜額曰雲居山曰安國。五代德韶國師中興為第二道場。永明壽禪師剃髮之所。今坐禪石永明庵故址在焉。韶公常領徒五百說法此地。昔螺溪寂法師請復台教。諦觀亦親禮足。皆此寺也。今為豪民奪之。將為掩骨所。竊思　　朝廷千數百年之香火一旦為俗子葬地。誰之罪也。遂罄衣鉢贖歸之。將謀興建。俄雲間陸宗伯平泉聘說法于本一院。李方伯沖涵聘講於桐川。再畢返棹嘉禾龍淵。欻抱疾告門人曰。夜來神人啟我為魏府子。其富貴非吾所志也。遂付衣鉢遺囑弟子。如法闍維。盡發長物。於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僧。有勉服藥石者。師謝曰。生死藥能拒乎。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此人間世固不久矣。是歲正月七日

乃絕粒惟飲檀香水而已。期於二十九日告終。每日雖米漿不入於口。與眾說無生法。誨諭進修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別眾曰。吾即逝矣。無以世俗事累我。眾請曰。和尚往生淨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眾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薰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手足溫軟怡容可掬。吊者無敢下拜。荼毘日天色霽明淨無纖翳。舉火之際忽有片雲。如蓋凝覆其上灑微雨數點。烟焰起時異香充塞。內自殿閣僧房外自路人船子。所聞種種隨力不同。火餘骨有三色而鏘鏘有聲。紅者如桃。白者如玉。綠者潤似琅竿猶香氣郁郁。師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於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初建塔慈雲之南岡。壬寅遷于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黃撰銘。

明高僧傳卷第四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正傳十六人附見七人)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枯木成丹霞淳)

釋正覺。隰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師之夕光出于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三通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本宗和尚薙髮。受具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十八游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渡河首謁枯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淳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爾。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大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俾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竇宗輩皆參隨之。真歇了公住長蘆。招師首眾。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酋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眾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以善語諭之。李在稽首餽金贍眾僧。於是一方賴安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大士。天童虛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胡虜犯境虜至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靈隱。將行四眾號阻百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帥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為書囑後事訖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詔謚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普照寶)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重。一日赴齋于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于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于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于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

之聲。及睟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茹葷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為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和尚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如金芙蕖繽紛亂墜。因語眾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參叩。寶亦痛箚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凝情不散。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爾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聞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曰。我謾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群鴉以次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眾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眾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已卯七月十日誡其眾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說偈端坐而逝。享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焰如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建塔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宋杲傳三

釋宗杲。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宣州奚氏。即雲峯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即投無雲齊公。十七薙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師踟躕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為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即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爾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筯飯

皆不入口。悟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狗舐熱油鐺。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眾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酧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崛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即晚小參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即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為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三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眾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眾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秖麼死也秖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謚曰普覺。塔名寶光。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四

釋紹隆和州含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遊方。首訪長蘆信和尚得其大略而已。一日見有僧傳圓悟勤禪師語至。隆讀之歎曰。想口生液。雖未得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咳耳。遂至寶峯依湛堂。次見黃龍死心。然後參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舉拳曰。還見麼。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曰。見個甚麼。隆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首肯之俾掌藏鑰。有僧問於圓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烏能為哉。悟笑曰。瞌睡虎耳。後因圓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建炎結廬於桐峯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其上。達磨讚曰。闍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讚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

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讚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蓋白雲以。百丈海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享達磨。可謂知本矣。隆能遵行而為讚。又且發明其道。亦為知禮者歟。紹興丙辰示微恙加趺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並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無畏床師子吼者又不下十餘人。獨後法嗣之繩繩直至我　　明嘉隆猶有臭氣。觸人巴鼻者妙喜與瞌睡虎之裔耳。他則三四傳便乃寂然無聲。然此二老可謂源遠流長者也。當時稱二甘露門。不亦宜乎。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釋端裕。號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繫露柱曰爾何不說禪。裕忽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悟擊之裕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狥平江道俗之請菴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秖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賓中賓。裕曰。爾是田庫奴。僧曰。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鹵。僧曰。如何主中賓。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裕菹眾色必凜然寢食不背眾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無算。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羅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匜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峯西華。謚大悟禪師。

潭州大溈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釋法泰號佛性。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陜府鐵牛。蛇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為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為鼈。喚豆以為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釋景元號此菴。溫州永嘉張氏子也。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和尚圓具戒。習台教三穪。棄去謁圓悟勤禪師於鍾阜。聞僧讀死心和尚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聱頭元侍者。悟自讚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坫出。自爾鏟彩埋光不求聞達。後為括蒼太守耿延禧慕元欲致開法南明。物色得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嚼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堂應庵華付囑院事。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荼毘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不壞。塔于寺東北劉阮洞前。世壽五十三。

系曰。大慧既雲峯悅之再來。可謂具大根器者。尚受湛堂痛拶不入。至三十餘方觸圓悟鉗鎚。始得大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聽傍僧讀死心語便乃徹證。其根器之利過於大慧概可知也。出世初住南明終居護國。叢林稱為元布袋。以其有聖者之風。耳簡堂機出于其門。說法拈椎詞雄氣偉機鋒圓捷。益見元公之垣墻者矣。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靈巖徽)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和尚薙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參靈巖徽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復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眾。眾掖

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捧也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出世初住皐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靈隱。上堂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頹頂脩羅舞柘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即心即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曰。夢幻既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為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為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秋示眾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爾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於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九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參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即拳破窓紙。佛鑑即開門。擄住云。道道。道即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柏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

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然之。襄守請開法天寧擢大別文殊。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為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酹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秖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間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迷仙酹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秖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眾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方謁黃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嶽麓。次遷龍牙。三十載以清苦蒞眾。故衲子畏敬之。又遷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眾付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日垂訓如常。至二十三日再示眾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眾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眾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矍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塔寺西北隅。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宗範)

釋士珪號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和尚出家。心醉楞嚴。後南遊謁諸尊宿。始參龍門遠禪師。以平時所得白遠。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正和末住和州天寧。紹興奉詔開山雁宕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恐珪緣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人皆翕然歸敬。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竪拂子曰。久雨不晴咄。丙寅七月十八日召宗範長老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眾就座泊然而逝。荼毘凡送者均得舍利。塔于鼓山。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講楞嚴于成都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聞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悅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鎚罔指。一日白悟。請弗舉話待某說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鎚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爾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爾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因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為眾小參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爾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柏子。民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賸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併建塔焉。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大別道)

釋道元號徹菴。綿州鄧氏子也。幼於降寂寺出家受具。謁大別道公。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公命參佛鑑佛眼皆蒙賞識。又投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從之。雖有所入。終以鯁胸之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及元。汝作麼生。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穹窿圓)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峯章公得度。旋謁穹窿圓和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遽曰。看脚下。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搖頭某便擺尾。悟曰。爾試擺尾看。辯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覇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過。僧曰。真個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釋善悟號高菴。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靈根自發。聞冲禪師舉梁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遂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眾曰。既是龍門為甚却被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釋法忠號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遍參名德。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述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

忠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毘耶釋迦掩室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喝。若向牧菴門下秖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秖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系曰。牧庵既悟一心三觀。即當揮麈為台教吐氣。尤以未能泯跡。乃遍扣達磨之徒。正如香象渡河。直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纔跨龍門便能傾湫倒嶽也。偉哉。世有習三觀者。且指悟之一字不知其為何物。誤認糟粕作醍醐。詆壁觀為護教。豈非師子之蟲耶。故淙山集深斥台教傳佛心印書。後卷當刪去。蓋令學者障悟門。造地獄業不淺矣。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正傳十七人附見十人)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一

釋法寧因住沂州馬[山*耆] 山故號馬[山*耆] 山。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參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滾母高氏夢。天人告曰。古佛來也。翌日師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剎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余山有精舍曰靈峯。部符改曰昭慶禪院。右丞朱諤請師為開山第一代。無何遷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端坐說法辭眾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塔全身于寺之東隅。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二

釋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遊參佛眼。一日聞眼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眾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眾雖下語未契厥心。眾僧請益璣代云。以謗為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遂以後事委之。說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闍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處舍利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西。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三(廣鑑英)

釋守珣號佛燈。即郡之施氏子也。初參廣鑑瑛和尚不契。遂謁佛鑑。隨眾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霄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

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徙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乞還障南。至十月四日續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閣維舌根不壞。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四(佛性)

釋袁覺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寫袁字。守疑其嫌因戲謂之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潙。依佛性和尚入室陳其所見。性曰。汝忒殺遠在。俾充侍司遷掌賓客。佛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待我黠頭。汝理方是。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為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鴻儒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辨河傾峽瀉叢林稱之。未詳其終。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五

釋曇華字應庵。蘄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和尚略得染指法味。於是遍參知識。靡所契證。聞圓悟住雲居煅煉學者。華往禮依侍。悟乃痛與錐刮。值悟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眾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

漢。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飲。二十年來坐曲糸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與杲二甘露門。嘗戒徒眾曰。衲僧著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黿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東山。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六(光化吉月庵杲百丈震)

釋德光賜號佛照。臨江軍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儞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於是有省。次謁月菴杲應菴華百丈震。皆無所入。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氷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觀堂。後示寂。塔全身於東菴。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七(慧日能南堂靜)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也。自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乃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過。出家依慧日能和尚。未幾疽生膝上。五年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遂感異夢。旦即捨杖趨履。仍前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至是始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辯宏放眾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謂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能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南遊禪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覺罔對。於是夙夜參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未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眾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曰覺華嚴云。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未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覺曰。

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覺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驗得儞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系曰。覺華嚴既於講席有聲。南堂過而稍施提勉。便能罷講南遊。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豈不駿哉。至為圓悟項門一錐。雖然魂飛要且命根未斷。尚依識見。呈偈遭圓悟一喝。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噫古為人師者必俟學者寒灰焰發絕後復甦方肯點頭。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今人纔見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焉稱賞。不亦彼此皆瞎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其誰乎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為良範。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八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呼石頭和尚。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啟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華能誦。遂棄家投大隨和尚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公用。回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愕然設禮。願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念參究久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鎚火光迸出。忽然徹悟。即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婆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為薙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參禪學道大以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儞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儞證明。山河大地與儞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儞看老僧有甚勝儞處。儞有甚不如老漢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系曰。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傭且拙。學佛之志既銳且勤。始而迷則眸子如盲。後而悟則通身是眼。至于說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得非能者復起耶。苟使其居讀五車出窮三藏。又烏有一鎚而火光迸出之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亂愈起。學固博執益封。古人斥為雜毒入心。良有以也。於戲世之錦心繡口之士文龍義虎之僧。能為昌黎子之虛心周金剛之自返。胡慮油不出麵道不我親哉。所以追風逐日者非駑駘之足。訶佛罵祖者豈鄙陋之夫。或膠錮於見知枳梏其比量。又莫若頑璞之易琢也。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九

釋居靜號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往謁。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兒靜珍重便行。後出世住東巖。嘗謂眾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爾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須要行鳥道玄路。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摧邪顯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床子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秖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爾在。又偈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會得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十(黃蘗祥)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季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群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參黃蘗詳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遍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秖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秖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儞又說禪也。光即大悟。慧即撾鼓告眾

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緇素出住教忠。瓣香為妙喜拈出。其為知本也歟。

系曰。凡為人師者須具二種法方堪坐曲彔床。一先明己眼。二鑒機病源。若己則未明。自尚拕枷帶鎖。胡能為人解粘去縛。不識病源未免傭醜殺人之陋。所以久依爐鞴不能脫胎成器者。非學人之罪也。為學者亦須具二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頭。一不自知足。二死後復甦。若易知足必以魚目為珠。若不死後再甦。則生死命根不斷。所以久入選佛場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喜一生不自肯。晚登川勤之室直階華嚴七地。不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參禪。未曾大死一番。苟非妙喜屠龍之手。而不珍魚目者幾希。故遭振威一喝。直下喪身失命。便能對眾作蟭螟蟲大吼。豈不快哉。嗚呼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狂子失心而不可療者多矣曾未服醫父起死之劑。且急欲為人指迷。不亦謬乎。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十一

釋道顏號卍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參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於慧。方大悟徹。於是聲光遐溢黑白咸被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曰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玄沙和尚。顏凡所說法大概簡易如此。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十二

釋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五因閱遺教經忽省曰。幾為儒冠誤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為大僧遍參名宿。歸里結庵羌峯三年。嘗以即心即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嶼。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為眾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爾作麼生。需下語。喜詬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乃鳴鼓訐其為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既為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

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稱具眼宗匠云也。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十三

釋道謙本郡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了矣。將辭友人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爾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圓悟妙喜與爾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為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十四

釋清旦號慧通。蓬州嚴氏子也。初辭親愛即嗜空宗。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日切。乃腰包出關擬投叢席。時大溈泰和尚住德山。謁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旦聞平生疑礙釋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旦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倒。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旦之門庭嚴肅機語峻利。是故學者多難泊焉。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十五

釋行機自號簡堂。郡之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丰姿挺異才壓儒林。少棄妻孥勤學出世。精窮竺典逸貫三乘。竊欲離言單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之道價。擔簦相依。稍觸鉗鎚密有契證。因住莞山而刀耕火神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

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有聲。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氷釋。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曳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聞者無不絕倒。叢林至今稱焉。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六(表自)

釋仰安未詳何許人氏。穎異超群幼年舍俗。既圓顱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溈泰為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底。聾安即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為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麼生。安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說箇甚麼。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子。安曰。莫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聲播四方。而不屈為泰使命。未幾出主靈巖衲子輻輳拈椎竪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七(智策)

釋寶印號別峯。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往聽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算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

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之際。此為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摸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彼其澤者。若已推而內溝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經。賜師命作敘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師決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閏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謚曰慈辯。塔曰智光。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正傳十七人附見七人)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一(海印隆)

釋諱才號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為驅烏弱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憚遐扣。勞逸弗介一念力參。首謁海印隆公於大中。偶見老宿達道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未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參。至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秖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一日竊觀隣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計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大悟。摑隣僧即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初住上封屢遷名剎。詞河辯海潮涌波騰。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涘也。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二(雪竇持)

釋妙普號性空。漢川人。未知姓氏。久依黃龍死心密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慕船子遺風。抵秀水結菴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咏。嘗賦山居詩云。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示眾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歎曰。眾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孰當為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

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飫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者普之惠也。僧問。既見佛為甚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胡不索性去。秖管向人說。普笑曰。遲兄證明耳。遍告遐邇眾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趺坐盆中。口吹鐵笛。順潮而下。眾皆隨至海濱。普去塞戽其水洄漩。眾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住。歌曰。六十餘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遍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尚聞笛聲嗚咽於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眾號泣競圖像事之。後三日見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青龍菴。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三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莊肅。幼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為大僧。謁真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雲居扣之。源稍加痛箚。端負己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經旨相表酧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為汝累。由是聲譽四馳道欽七眾。政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傾月在波心說向誰。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四

釋道震號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英遷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辭謁丹霞淳。與論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曰。子徹矣。遂為印可。尋出三遷而至

百丈道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黃龍。衲子散子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師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眾望。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為護佛法。何謝之有。況我與之素昧平生。於是主事恧退。故仲溫曰。彼交結權貴倚為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噫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

釋法一號雪巢。即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聲洪氣偉具大人相。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沙門也。願弗奪其志。未幾慈覺歿。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依十年。覺心迷悶道無所入。遂往蔣山謁圓悟。一見器重之。適悟奉旨住天寧。亦在侍。不契。次見草堂於疎山。一言之下忽爾徹其源底。紹興七年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四遷巨剎最後住長蘆。因慕天台形勝昕夕懷之。於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高臥煙霞長嘯深翠。處世而忘世也。一日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乃入龕趺坐別眾而逝。塔于本山。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六

釋普交郡之萬齡畢氏子也。幼穎異卓倫不泥塵滓。惡喧嗜潔儼似納僧。未冠得度。五夏無虧。首謁南明聽習台教。偶為檀信修事懺摩。有人問曰。師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言自懺罪性何來。若為他懺他既非汝烏能為懺。交罔不能對。大慚易服逕投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斥。交擬申問。潭即拽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爾商量。交擬進語。潭便喝。交豁然頓悟顧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其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拓開。潭亦大笑。於是名聞四達學者宗之。後歸桑梓居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開法。恐其遯去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者。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去也。凡見僧來必叱曰。汝椰栗子未擔時。我已為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源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脣吻與爾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拄杖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

驚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然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于本山。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七

釋道旻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興化蔡氏子也。母夢吞摩尼珠遂妊。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趣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稍壯宦學大梁。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遍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潙山喆禪師無所入。謁沙潭乾公具陳所得。潭不為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噓曰。會麼。旻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便喝。機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旻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于灌溪。遷圓通以符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會請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長咸被其法澤。未詳厥終。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八

釋瑞仙會稽人。幼纏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家。會試經披剃。精習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不過抑揚性海。心佛眾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衣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處來。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山高鑒湖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猶是業林秖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于慈氏。嘗問僧。三箇橐馳兩隻腳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爾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眾無能下語投其機者。終于本山。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九

釋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穎俊逸倫儕輩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會王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其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

易舊名。首參死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眾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風。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為擊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師聞述偈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菴於武寧。匾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十

釋法因姑蘇嵎山朱氏子也。少汩塵俗無意出纏。年二十四始披緇服。不終五夏遽爾遊方。謁慧日雅禪師於東林。慧日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問之。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忽有所契。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慧日戒曰。子雖見已入微。更假著鞭當明大法。於是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四方仰之學者川騖蟻屯就其罏鞴。因亦不辭煅煉隨機說法。宋建炎末盜起江左。乃順流東歸。覺海緇白踵門問道。嘗謂眾曰。汝等當飽持定力。弗憂晨炊干求外務也。晚年放浪自若。稱曰五松散人。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十一(澄甫崇真)

釋蘊能號慧目。郡之呂氏子也。少習儒博究經史。年二十二於村落校書。偶於山寺見禪冊在几。閱之似有所得。遂裂衣冠投僧圓具。一鉢遐遊。首參寶勝澄甫禪師。徵詰酬酢所趣頗異。逕往荊湖方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諸公。造詣益邁。次抵大溈參琇禪師。琇問曰。桑梓何處。曰西川。琇曰。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親瞻慈相。琇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琇曰。會轉身麼。能提具繞禪床一匝。琇曰。不是。能趨出。一日琇問僧。黃巢過後有人收得寶劍麼。僧竪起拳。琇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琇喝出。次問能。亦竪拳。琇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攔胸築曰。殺得人即休。琇笑曰。三十年弄騎馬。今日被驢撲。由是聲播諸方。返蜀初主報恩。次居中巖。室中嘗問崇真氈頭曰。如何是爾空劫已前面目。真忽領悟對曰。和尚且低聲遂呈偈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時尋時尋不見。今日避時避不得。能印可之。能住持三十餘年說法不許人錄。臨終書偈辭眾端坐而化。闍維

時暴風忽起。煙之所至皆雨舍利。道俗斸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壞。而建塔焉。
系曰。能公不過一校書郎耳。纔覩禪冊便知落處。豈非再來人乎。況乃遨遊諸師之門。不無肯綮。方接大溈眉睫即解轉身。其利器固可知矣。溈尤未可。至問收劍因緣。前僧寧無入處。而終為揮下。及能公則別有通霄一路。乃拈莖草而作吹毛。大溈不免親遭鼈鼻一口。公可謂得大機用者歟。大溈固善為人師。能公亦不愧為人弟也。嗚呼世之師徒賓主相見能具此風彩作略。庶不辜遊法海。兩無遺憾。不然總為無孔鐵鎚負黃面漢不少矣。勉哉。

成都府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十二

釋宗顯號正覺。潼川王氏子也。少選為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得。忽爾塵境自空歎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白公得度。蕭然一衲隨眾咨參。一日白公問。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作麼生會。忽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出遊至京都淮漘遍歷叢林。晚登五祖見演和尚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見顯便問。是昨日問話僧否。我固知爾見處。秖未過得白雲關在。顯珍重便出。時圓悟為侍者。乃以白雲關意扣悟。悟曰。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耳。次日祖往舒城。顯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秖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後遊廬山回舉高高峯頂立話所得之意。白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索達本源不能到也。顯侍之久。祖鍾愛之。辭返蜀祖為小參。復送之以頌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歸昭覺。白公尚無恙。再侍之聲譽藹然。初出住長松。次主保福。大張爐韛。煅煉四方學者。故龍象多出其輪下焉。

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十三

釋法常開封人。即丞相薛居正之後也。宣和七年始解塵縛。遐思高舉遂依長沙益陽華嚴軾公剃鬚髮。受田衣。見者獅王。居必寶社。非法不言。異軌弗顧。深慕大乘不斥小教。一日閱首楞嚴經。乃廓爾義天淵通法海。自是肆遊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台山萬年參謁雪

巢。一見機語契會。命掌翰牋。未幾請令首眾。為僧入室。大有風彩。澹然處世。不飾眾緣。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紹興庚子九月望日語眾曰。吾一月後不復留矣。至十月二十一日書漁父詞於室門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颭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書畢就榻收足而逝。塔于寺西南。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十四(寂室光大圓)

釋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也。生而聰敏卓邁群兒。不樂世華潛思寥廓。幼依護國楚光落髮。授以僧儀。一鉢蕭然研窮三藏。首造國清寂室光公灑然有省。次往明州謁萬壽大圓禪師。問甚處來。曰天台。圓曰。曾見智者麼。曰即今亦不少圓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尚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也。一日辭圓門送之拊其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敬諾。欲往豫章參典牛遊和尚。道由雲居。風因雪塞路無客進履。越四十二日午聞板聲豁然大悟。及造典牛之門牛獨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後奉旨住雙徑。大弘典牛之道。四方學者鱗布蝟集。將示寂時為文以祭。自危坐傾聽至云尚饗為之一笑。後兩日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泊然而逝。塔全身于寺東岡之麓。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十五

釋道樞號懶菴。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參道場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華藏。隆興初詔遷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沈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為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十六(清慧)

釋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魯誥竺墳過目成誦。初遊講肆如入龍宮。性相玄途無不挾其英而挹其粹也。所以法喜禪悅飫而飽餐。潛踪五臺刀耕火種就巖縛屋。一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穰。一日歎曰。大丈夫當以眾生為急。溺是胡為。遂携錫燕都遍歷禪寺。隨緣演化。七眾雲屯。於是聲播寰宇道布宸宮。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上京宮側。告成極世精巧幻若天宮。慕師道價降旨請為開山第一代。說法賜牒。普度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百萬為僧尼。次年詔迎旃檀瑞像供養于寺之積慶閣。皇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五色無算。光明徹於空表異香彌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百官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謚曰佛覺祐國大師。次年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號佛智護國大師。命登國師座。特賜金縷僧伽梨衣并珍異瓶罏寶器。金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其震丹國王致敬沙門。古所未若於是時也。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十七

釋有權號伊菴。臨安昌化祁氏子也。髫齡出家十四得度。篤志勤勵博究群章。十八知有向上一著殫力參求。首禮佛智裕公於靈隱。時無菴和尚充第一座。權入室請益。菴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權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既有所得精進益堅。一夕危坐深入禪那至於達旦雖行粥至忘乎展鉢。隣僧以手觸之。頓然大悟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深加稱賞。一日問權。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對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權於是深自韜晦寄跡湖湘江浙之間十年。然後或依應菴或見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無庵出主道場。召權分座說法。自是聲播諸方。未久有華藏之命。開堂云。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曰。甎甎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猛油煎。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師曰。道無橫徑立處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出。可與佛祖齊眉。雖然如是。忽有箇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了也。適來說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秖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而逝。荼毘齒舌不壞。舍利五色者無數。而建塔焉。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正傳十七人附見六人)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一(慧溫)

釋德昇號頑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稍長夢醒。二十得度游心講席。三學四眾以義虎推焉。忽以支解自嫌翻然易轍。更衣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法省要之旨。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昇將擬對。道叱曰。莫錯。於是退參三年。方領前旨。入閩鼓山禮覲竹庵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曰。閒言語。言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昇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號蘿菴產于福州鄭氏。與昇同依竹庵於東。未幾因竹庵謝事。自以。胸次而未灑然。又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諸耆宿。皆蒙賞音。會竹庵遷閩乾元。溫復歸省庵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肯之。後住通州狼山。與昇共樹竹庵赤幟為一方良導也。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二(善能)

釋自圓號普雲。綿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少能割愛。卸欲棬如魚脫網。入法苑似鳳棲梧。十九試經得頌祠牒。染衣之後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教海五祀。而後出關南下。參遊四眾咸推英俊。遍扣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覩繪壁間胡人之像忽爾有省。至夕白于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即筴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高庵遣侍佛眼。眼曰。吾道東矣。釋善能亦高庵嗣法門人。其族嚴陵未詳姓氏。一日高庵普請擇菜。次庵知其緣熟忽以猫兒擲能懷中。能擬議。被庵攔胸踏倒。豁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歷侍既久德馨遠聞。緇素傾心天人擁出。住持福州中際大闡宗風。世稱雙樹法幢云。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三

釋彥充號肯堂。杭之於潛盛氏子也。幼即慧性朗然善根內著。生而知有願脫塵羈。遂依明空院釋義堪薙髮。五夏學律一鉢孤征。逕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僧舉東林顏示眾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一任汝等咬嚼。彥竊喜之直謁陳所見解。東林謂曰。據汝所見處正坐在鑑覺中也。彥盡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專注一心精勤參究。一日聞傍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乃默自覺曰。打草秖要蛇驚耳。次日入室東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彥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也。彥擬開口。驀然被林攔胸一拳。頓即大悟汗流浹背點首言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哉。呈偈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深然之。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四

釋真慈號元庵。潼川李氏子也。總角即慕空寂好遊伽藍。懇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圓頂受具足大小乘戒。潔肅氷雪解慧日隆。耽嗜貝文遍遊講肆。聽圓覺修多羅。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師。無能識者。歸舉受業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案無出此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錫圓通。時卍庵為西堂為眾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慈聞豁然。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復呈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頷之。於是聲揚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誨誘學者。大屠龍之手焉。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五(安分)

釋安永號木庵。閩縣吳氏子也。永生具道質行止肅然。身汩愛纏心懷遐舉。弱冠薙髮高標物外。聞有別傳之道。乃謁懶菴禪師於雲門。入室之際菴顧而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永倏然契悟。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揚下入處始得。凡所說法簡明如此。時有安分菴主。少與永共隸業於安國。後永偕依懶菴不契。辭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聞

街司喝侍郎來。分忽大悟偈曰。幾年個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菴迎之付以伽梨衣。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六

釋曇密號混源。天台盧氏子也。生即英敏穎異匪凡。幼失蔭天志懷高邁。初依邑之資福道榮研窮竺教。十六圓具足戒登大僧籍。大小律部瑩無瑕疵。精習天台教觀。而於頓漸偏圓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諸掌。一日歎曰。教乘之妙無得而稱。但未離於名言終非見性。不若更衣從別傳之學。倘有隙見足快生平。聞大慧唱道徑山。腰包禮謁。又訪雪巢一此庵元諸公。皆無省發。於是從閩而之泉南。投教忠光和尚。俾職維那。聞忠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呈偈。忠詰玄沙未徹之語。對酧無滯。始囑曰。子此後方可見大慧也。於是受教辭往梅陽。服勤四載。慧嘗登座焉。出世奉詔住持淨慈大弘教忠之道。戶外之履常滿。示寂塔于本山之西北隅。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七

釋咸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遍參知識。最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州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衣鉢。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住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主徑山及靈隱。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漢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床。我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老僧今日布施大眾去也。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這個。復卓一下曰。悟時秖悟這個。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揾[打- 丁+(天/ 韭)]。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又舉。金峯和尚示眾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門。如何是和尚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如何是和尚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我當時若見他恁麼說。好向他道。爾若自瞥地去。自然不落這聖凡窠臼也。又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這個公案叢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今日裂破面皮。不免對眾納敗闕一上。定要諸方檢點明白。乃召眾曰。這婆子住處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焰。

這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潑天潮頭。到底自無涓滴。仔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若謂佛法二人俱未夢見在。今老僧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卓拄杖曰。盡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得了淨倮倮赤洒洒。不可把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在。師曰。劍去久矣。方乃刻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八(法薰)

釋祖先字破庵。廣安王氏子也。幼歲出家力參祖道。夜不安寢。一衲隨身。聞密庵大弘臨濟之宗。遂腰包參謁。密庵知是大器深加錐挼。一日密庵上堂示眾。忽有省。後密庵住靈隱。命師分座。偶有道者問曰。猢猻捉不住時奈何。師曰。用捉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有講楞嚴座主。求示。師說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時有石田法薰參師。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詰之。薰對曰。焦磚打破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頷之。後出世為嗣法焉。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九

釋崇岳字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也。隆興二年得度於杭之西湖白蓮精舍。參方最久。後謁密庵傑和尚。聞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心印。因密菴還靈隱命居第一座。久之出世首住平江澄照。次居江陰光孝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寧宗慶元三年詔住靈隱三易寒暑。乞老退居寺之東庵。嘉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垂語示學者曰。有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貽囑弟子以闡法是務。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趺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塔全身于北高峯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

釋師範字無準。蜀之梓潼雍氏子也。年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和尚出家。讀書過目成誦。南宋紹熙六年始腰包遊於成都正法寺。請益堯和尚坐禪工夫。堯曰。禪是何物。坐的是誰。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廁。因提前話有省。明年出遊廣浙謁佛照於育王。照問。何處

人。曰劍州。又問。帶得劍來麼。師便喝。佛照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師貧無資薙髮。故人目之曰烏頭子。破庵居靈隱。師侍次時有一道者問破庵。猢猻子捉不住奈何。破庵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言下大悟。未幾同月石溪公遊天台雁宕。時雪峯雲和尚住瑞巖留師分座。夜夢一偉人。手持把茅授與師。次日明州清涼寺專使迎師。方入院見伽藍神牌書茅姓。然其衣冠與夢所見無異。住三年遷焦山次雪竇。又奉旨領主阿育王。久之補雙徑。無何召入大內修政殿說法稱旨。賜金襴衣加佛鑑禪師之號。師住徑山。其殿宇兩遭回錄。皆兩復新之。又去寺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次於其西數百步結庵。為歸藏之所。又建重閣其上藏朝延所賜御翰。師之先世居蜀。遇亂絕嗣。乃於山中設祠祀俗之祖父。事聞於朝賜額曰圓照。以徵其孝思。宋淳祐戊申乃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旦日疾作。遂升座謂眾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眾親書遺表遺書數十言。而與客言笑諧謔如平時。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帝遣中使降香賜弊帛。奉全身塔于圓照。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一(附白雲海)

釋道悟號佛光。陝西蘭州冠氏子也。師生即齒髮俱長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二年偶宿臨洮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說偈曰。見也羅見也羅遍虛空只這個。遂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欲參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先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剎不畜一徒。人或問。和尚何不擇一法嗣去。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脚了也。師腰包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眾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師方入門。海遙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師進前曰諾。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自即退隱寺側。先有群盜盤踞劫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說。後師居寺方三日。乃率眾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為非。師為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令公之再來也。宋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

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閣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於臨洮大勢寺結夏。闡圓覺經謂眾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參為眾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覓藥去。侍僧將出門。師已蛻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有九。弟子舉全身建塔焉。

系曰。迦葉聞那羅王三奏樂則三起舞。非習氣其誰耶。昔郭邠陽能為國討賊拯民於塗炭。今為佛光居寺方三日便擒群盜。得非習氣使然者乎。觀其著白衣騎黃犢而吹笛遊洛。自稱於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此又不可思議也矣。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瑩傳十二

釋曉瑩字仲溫。未詳氏族。歷參叢席頓明大事。四眾推重。晚歸羅湖之上。杜門却掃不與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見聞諸方尊宿提唱之語及友朋談說議論宗教之言或得於殘碑蠹簡有關典謨之說。皆會萃成編曰羅湖野錄。其所載者皆命世宗匠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勁捷酎酢之雄偉氣格之弘曠可以輔宗乘訓後學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閱者不忍釋手云。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十三

釋禪惠即名山人也。家世業儒。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 由誠見以僧勅戲之。遂棄儒從釋。力參祖道得大開悟。初出住邑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耆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師答以偈曰。文殊駕師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無妨。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十四(淨業)

釋顯嵩西蜀重慶銅梁李氏子。飽參倦遊出世住巴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閫。紹興中集眾說偈曰。八十年中嘗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量。不是山僧收舖早。言訖端坐而逝。荼毘舍利無算。時有淨業和尚。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將殺之。二羔銜其刀跪伏於門。若乞母命。師感歎棄家為僧。力參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剎心。今朝菩薩面。羅剎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十五

釋法全字無庵。崑山陳氏子。生有偉質溫粹不凡。幼請父母從道川禪師為僧。參請精勤志明大事。一日行靜濟寺殿前。偶觸首於柱忽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不自知。自此遍遊名山業席。道價日益。乾道中將示寂。眾求遺偈。師瞪目下視。眾又請。遂援筆書無無二字端坐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臨安徑山沙門釋道冲傳十六

釋道冲字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也。首參杭之妙果曹源生和尚大悟玄旨。出世嘉禾之天寧。次遷蔣山雪峯。無何奉旨住四明天童三年。詔補靈隱。時京兆尹建法華寺。特奏請師為開山第一代。允之未赴。宋理宗降勅命主杭洲雙徑。師謂眾曰。不赴法華則不信。違徑山之命則不恭。既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遂慵然就法華開堂。月餘即銜旨登徑山。於是一眾響合歡聲若雷。臨入滅乃手書記敘得法之由。上堂說法辭眾。入方丈囑後事。至夜分正坐與眾論道移時蛻然而逝。當理宗三年三月十五日也。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一。荼毘舍利瑩然。弟子分塔二處。一于本山菖蒲田玉芝菴。一于金陵玉山菴。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十七

釋德富保定易縣謝氏子也。年七歲力求出家。父母感異夢遂捨入興聖寺。依真空和尚薙髮受具戒。力究大法。一日經行次忽大悟。自是名播叢林。宋皇慶初萬山壽和尚奉旨大興水陸齋會請師開堂說法。七眾咸集。師方升座說偈。忽於座上放大光明。遍照空際現諸瑞相。良久方隱聞于朝廷賜通辯大師之號併金僧伽黎衣。及後示滅有白光頂出照耀四達。荼毘得舍利數十顆。建塔。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